

读了张大根先生写的“我爷爷盖叫天最后的日子”一文，令人心酸。张大根是早年号称“江南猴王”张翼鹏的长子，也就是盖叫天的长房长孙，少年时跟爷爷学戏，爷爷将自己的得意之作《一箭仇》传给了他。但张大根后来并没有进入京剧这一行，而是当了教师。他在本文中写“文革”的头两年，听说爷爷一家已被扫地出门，即去杭州探望，靠三轮车夫的带领，在杭州郊区一个烧砖瓦的地方的破瓦寒窑内看到了爷爷奶奶。房子只有十来个平方，用芦苇一拦为二，爷爷躺在芦苇后面的破床上，一条腿被造反派打断，原来住的“燕南寄庐”已被侵占了。

“燕南寄庐”是盖叫天用自己历年演出所得陆续营造的一所住宅，位于西湖后的金沙港。我去探访过，面积是比较宽敞，但内部装修摆设并不怎么豪华，有些瓶瓶罐罐的古董，可能还是假的。房子的格局既像江南古宅又有点像北京的四合院，我看当初的设计多半依照了盖叫天本人的意思。房子大门的门楼上“燕南寄庐”四个字是齐白石题写的，我记得这是吴祖光和新凤霞向齐白石求来的。吴祖光把齐白石写在宣纸的原稿寄给了我，由我送到盖老府上。

除了这所房子，盖老当年还在杭州西湖丁家山刻意经营了他身后的住所，俗称“寿坟”。先是买地后是



读后感

秦绿枝

造坟，再是布置周围的景致，年复一年地这里添一点，那里补一点，逐渐形成了西湖边上的一处景观。我曾经向盖老建议，可否将你舞台上创造的几个典型的角色形象刻在石块上，放在寿坟周围，供人观摩。盖老听了似乎有点兴趣，是否采纳实行，因我自 1957 年以后就主动不去打扰，什么也不知道。

我还记得当年有人到杭州“燕南寄庐”访盖老，如谈得投契，盖老必定会邀来客去看一看他的寿坟。大概是 1956 年秋天，我在杭州，一天早上又去“燕南寄庐”。不一会，评话家吴君玉来了，同来的还有葛佩芳和高美玲。吴君玉是说《水浒》的，“小武松”来向“老武松”讨教，盖老自是十分高兴，即邀吴君玉等去寿坟参观，又去楼外楼请吃中饭，我全程陪同。那时吴君玉还很年轻，喜欢拍照，特地带了三脚架，这边放放，那边摆摆，起劲得不得了。谁又能料到后来各人命运的变化？

盖老在上海自然也有家。老家是石库门房子，后门在淮海中路近嵩山路的宝康里，这也是一条有名的老弄堂，其中住了好几位京剧演员。盖老家的前门在兴安路，我家在

兴安路西首近雁落路，可以说是近邻。老房子的天井小，难以施展拳脚，盖老便常常在夜静更深行人稀少的时候开了前门，到马路上来踢腿，伸臂，做身段。

后来盖老搬到了东湖路的一幢洋房内，这是国家对他的重视与照顾。洋房内有一块草地，盖老搬进去以后改铺成水泥地，为的是好练功和排戏。只要爷爷在上海，张大根和几个兄弟们每天或早或晚必来报到，然后就是在爷爷督促下进行一丝不苟反复不已的排练。盖老曾经指着这块水泥地对来访者说：“这就是炼钢炉，出钢不出钢，就看小将们自己了。”

东湖路的房子想必早已易主。小将们也都各自成才，多数继承了家传的衣钵。张大根先生是例外，如今由教师又“进化”成为画家。不由想起 2008 年初秋，朋友约我和老伴去游青浦青龙寺，去了才知道这里有书画家在聚会，他们一一当场泼墨挥毫，其中就有张大根。经朋友指点后我忍不住上前与他叙旧。张大根跟我谈了目前京剧的处境，说他如果上台演《一箭仇》，不知能有几个人来看。我则认他的才能不在舞台上驰骋而在宣纸上挥洒，正如古话所说：不归于杨而归于墨即杨朱墨置也，同样的是在弘扬祖国文化，“老爷子”泉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他老人家生前也爱画，吴湖帆、关良等都是他的好朋友……往事如昨，不胜感慨系之！

假日，去登白茅岭境内的白云山。这是一条荆棘丛生、茅草过人又崎岖的山路，或确切地说倒像是野兽们走出的野径。否则，一处形似雀巢的草窠里怎会有几缕灰色的绒毛和零零星星的黑色粪粒呢？我想象不出是怎样的飞鸟走兽在此歇息，或安家落户，但从草窠的容纳面积上可以断定它比野兔或黄鼠狼要大了许多。不过，我也不会担心错综森严的灌木丛中突然会窜出什么野兽来。因为随处可见栖于枝头的白头翁、黄鹂、灰喜鹊等鸟儿。它们安逸的样子和婉转的歌喉似乎已告诉了我这里不会有什么危险。况且，身后还有紧跟而上的同伴们。

走了一个钟头，山路渐渐被牵牵绊绊的灌木和茅草隐没，也渐渐陡峭难行。而对从小生活在大山里的我来说，这样的山路根本不在话下，反而更富有刺激和野趣。此时，同伴们已被丛林淹没。我只好背靠大树伸腿而坐耐心等待。忽然，觉得头上落有细细碎碎的杂物，仰头一看却是蜷着蓬松尾巴捧着松果的松鼠。我屏气凝神，清晰地看见了它发亮狡黠的小眼睛，可它好像并未发现我，只见它丢下松果轻盈地跳上另一棵树再顺着粗糙笔直的树干俯冲而下。我以为惊扰了它，可它竖起耳朵四处张望了一下便埋头在一片枯黄的树叶

间搜寻着什么。须臾间，它叼起一枚橄榄大小的东西撒腿而去。我想探个究竟，蹑手蹑脚地拨开挡眼的藤蔓和树枝，定睛一看却是几颗酷似棒子的橡树果。于是不留痕迹地原路退回躲在一棵大树的一侧，唯恐留下破绽吓着它而不敢再来叼取剩下的那些果子。稍许，一阵沙沙的响声，松鼠又跑了过来，松鼠飞了过去，松鼠又飞了过去……看着它如此往复地搬运着果子，是哺育家里的幼崽呢，还是储备过冬呢？但不管怎样，它的忙碌是种本能，也是勤劳和责任，值得钦佩。

正当我默然感慨时，一只翘着并不漂亮的褐色尾巴的鸟儿撞入我的视线落于不远的柿子树上。柿子树根嵌山岩兀自生长，比周围的灌木杂树高出大半截。光秃硬朗的枝杈杈上稀稀拉拉地挂着几只红柿子。那只鸟儿对着柿子啄了两口后将鼻尖儿在枝干上左右蹭了两下，然后抖了抖身子跳上最高的树梢，“喳喳

啾啾”地叫了起来。那清脆嘹亮的叫声和坦然自若的样子是在炫耀无比的满足和惬意吧？但我猜错了。当几只同样的鸟儿闻声而来共享美食时，我明白了：山野之间的鸟兽们本该遵循的是独享食物、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而眼前的情景让我感到了这一法则并非是绝对的真理，有些鸟兽们同样拥有无私和博爱。

柿子树下的岩石上落有一只熟透了的柿子，红色的汁液顺着岩石的凹痕涸漫而下。照说这时的昆虫们应在温暖的巢穴里，可柿子的甜味充满着诱惑。一只背脊青灰形如瓢虫的虫子从石缝里出来朝着柿子直扑而来。结果它像陷入泥沼似的，细瘦的短腿和触须都粘上了浓稠的汁液。看它蠕动着身子努力摆脱困境的样子，我随手捡起树枝帮它脱离危险。不料，它蹬蹬昂首头冲刺般地跨出了险境后直奔石缝的巢穴。本以为它还会出来光顾甜美的柿子，可我等许久也不见其踪影。看来，它算是一个吸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的智者！



皖南水乡

董健吾

温暖

龚伟明

早上，我从公寓楼出门，觉得寒气袭人，禁不住加快了脚步。从这里走到公司，其实也就 10 来分钟。含山经济开发区的风貌就是这样，这边是高耸的厂房，那边则是空旷的田野。路旁，低矮的冬青树凝聚着一层白霜，不远处几块青菜地也被白霜覆盖着。我买了些，准备下班后带回公寓，都说霜打后的青菜好吃，有入口即化的感觉。

中午，温暖的阳光从食堂南面的落地玻璃幕墙晒进来。我端着餐具向南面餐桌过去，一对夫妻员工正对坐着，见我走近，男的欠欠身，我就在他旁边坐下。男的吃着吃着，忽然指着面前的餐具对女的说：“这个你夹去。”我顺着他俩的目光，视线也落在一块红烧肉上，面对这一情景，我真有点感动。丈夫爱惜妻子，表现就这么简单实在。这些生产一线的员工，不会花言巧语，一块红烧肉的谦让，足以表达心意。在男人温和的眼神中，妻子含笑接受了。这一刻的温情，真让人羡慕。

晚上 20 点，是我们公司生产一线员工的下班时间。冬夜，天空透着冰冷的寒光，在公司大门口，聚集着等待的人群，有骑摩托车和电瓶助动车来的，也有走路来的，他们中有老爸接女儿，有丈夫接妻子，有姐姐接妹妹。我骑车回公寓楼，常常会遇见公司门口的接车

队。路灯、摩托车灯以及电瓶助动车灯，一齐照亮了路面。他们不在乎冷空气的侵袭，车上男男女女响亮的交谈声在夜空中回荡着，快乐的声音似乎驱散了四周的寒冷。

明天，又会一地白霜，然后太阳升高了，霜化了，那些青菜，那些树叶，依旧绿意盎然，透着生命的气息，充满对未来的希望。

今宵打诨

贾树森 雄兵

（外国地名）

昨日谜面：征途（城市景观）

谜底：弹格路（注：弹格，别解为“子弹格斗”）



迷“网”

姚月法

竹子的媚在天上，也可以埋在地下。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竹的根须纤细而绵密，像一行行诗歌在蔓延。竹的根须在执着地编织一个个幸福的梦想，在大地的内部，这样的梦想像暗夜一样漫长。

根雕家的眼睛似乎可以穿墙凿壁，根雕家的心灵似乎掠动着绛红的火焰。在我们的想象无法停靠的地方，根雕家的美学在那里扎根。当他把山里废弃的

根雕

西风

物，也可是栩栩如生历经沧桑的老者的头像……根雕家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竹子诗意的舒展与歌唱，可以是天也可以是地。一把不奇眼的雕刀，在根雕家的手里翻转跳跃，像一个生命诞生的曼妙的过程，像一颗沉睡的灵魂，在根雕家轻唤中开始苏醒。

竹头，奉为至宝地带回家，一个诗意的过程就是精雕细刻的过程。奇迹就这样发生了：一个貌不惊人的竹头，可以是活灵活现的小动物，也可是栩栩如生历尽沧桑的老者的头像……根雕家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竹子诗意的舒展与歌唱，可以是天也可以是地。一把不奇眼的雕刀，在根雕家的手里翻转跳跃，像一个生命诞生的曼妙的过程，像一颗沉睡的灵魂，在根雕家轻唤中开始苏醒。

皓首伉俪初拍婚纱照

李冷路

女儿夫妇，虽都年过花甲，却像一对小情侣，照片上的他俩在海边（布景）的礁石上背靠背地坐着，听海浪澎湃，看鸥鸟飞翔，非常安详宁静，令人羡慕。另一张是他俩穿着典雅的唐装，坐在水乡（布景）河边廊房的靠椅上，河埠，水巷微波，窗槛上盆栽红花都清清楚楚。看了这照片，令我这个江南游子，不禁悠然升起无限的怀旧和乡愁。

这些照片原本拍得蛮好，可小女儿心里闹别扭，她说：“化妆师给我装了眼睫毛，照片上的我像个洋娃娃。”我说：“像洋娃娃有什么不好呢？因为你就永葆青春了。”所以这几天她又说拍得蛮好了。由于我几次陪女儿们去

拍照，已成为该店的熟人了，因此经理允许我随处参观。我重点要“考察”摄影房，真是不看不知道，看了不禁要笑。因为摄影师也是导演，是权威，来拍照的人必须绝对服从他的命令、摆布，其中发生不少奇趣，我就不赘述了，我只选择一则最经典的可编入笑话丛书中的一则，写出来与读者共饷。

时已当午，快近吃饭时分，我有幸见到上午最后登场的两位庄稼人模样的夫妇，羞羞答答，憨厚可爱。摄影师要那妻子坐在丈夫腿上，扭头对丈夫微笑，妻子虽勉强上丈夫大腿，显得很尴尬。这时摄影师一迭连声喊：“笑、笑、笑……”这对淳朴的夫妻非但不笑，却双双愁眉苦脸欲哭无泪。这时我恐怕笑出声来打扰拍摄，就悄悄退出现场。

手机掉进水中

姚斧隆

周日，带外孙女因元到和平公园游玩。在“激流勇进”面前，因元硬要拉我一起上船。上船坐定后，工作人员将蓝色的厚重的雨披给我们罩上，因元告诉我，在欢乐谷玩过，很刺激的。等着启动开船。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右边的口袋，大惊，手机不见了！低头一看，在右边水槽内有我的白色苹果手机，拿起，急用，屏幕漆黑，操作无反应。这时船开始滑动，爬坡，下冲，因坡度不大，水溅不多。第二次坡陡，爬上后，突然下滑，水溅的浪花高过头顶，我赶紧抓紧船上两边的栏杆，因元高喊“好刺激呀！”兴奋极了。上岸后，被打湿的头发也顾不得擦，我赶紧拿出手机再一次试打，关机，都毫无反应，懊恼不已。最担心的珍贵的信息可能不复存在。

我忍不住地对因元埋怨说：“都是你，玩什么‘激流勇进’！”因元垂下了头。突然，她睁大眼睛望着我，说：“如果你小心点，手机不会掉到水里去的，这不能怪我呀！”我在用小毛巾帮她擦去头发上的水时，冷静下来，心想，对呀，如果我当心点，放好，手机是不会滑入水里的。此刻，我立马改变态度，安慰她说：“是外公不小心。”虽然，我不怪她，但进园时的兴奋一扫而光，她这次却反常地要提前回去。

在回家路上我故意地和她开玩笑，还给她说什么因果关系的事：走路摔跤，能怪走路吗？你爸爸的脚被办公室的桌子撞伤，能怪办公室吗？等等。到家，女儿问怎么不接手机？听完刚发生的事，女儿狠狠地批评因元：都是你不好，玩什么“激流勇进”，现在外公的手机也坏了！因元突然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哽咽地说：“外公说的，没有因果关系！”此刻，她重复我给她讲的事，与妈妈据理力争。听到孩子如此这般的一番话，刚才的烦恼顿时消失了。

“我给你买个新的吧。”女儿说。“外公，我出来钱，我有压岁钱！”因元说。“修修看吧。”我说。晚饭后，我们赶紧到附近的手机修理店试一试。

第二天一早，女儿在工作单位来电，手机修好了。我十分高兴，我听完她的话就说快给因元打个电话吧！手机掉进水里，让年幼的二年级的孩子因元从中懂得了因果关系的道理并能据理力争，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不管道理是否真的有理，此事打破传统的定向思维的模式引起思考，探索，提高孩子对意外发生事物的理解、判断分析能力这总是好事。手机掉进水里，还有如此收获更是我没有想到的。



七夕会赏心乐事

“文革”十年，遗风流俗，影响深远。我记得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时男女不但服装没多大差别，连说话都是铿锵有力，走路无不大步流星。那时时兴节俭婚礼，我家的几个子女都在这个年龄结婚的。为什么要节俭呢？因为那时大家收入较低，购物都需要票证，所以亲友邻居送礼都讲究实用，如“四菜一汤”图案的床单，会有“风穿牡丹”的搪瓷面盆，至于铁壳水瓶、汤婆子、铜痰盂等已属非常高档的礼品了。婚筵不过自办一二桌，家人外，只邀知好亲友邻居；有的干脆只发喜糖，夫妻穿了新衣胸前缀朵红花，拍个并肩照就成了。那时人们脑海里“扫四

